

挪威 / 现当代文学译丛

我们中的一个

One of Us

ÅSNE SEIERSTAD



[挪威] 奥斯娜·塞厄斯塔 / 著 钱思文 /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挪／威／现当代文学译丛

我们中的一个

One of Us

[挪威] 奥斯娜·塞厄斯塔 / 著 钱思文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中的一个 / (挪威) 奥斯娜·塞厄斯塔 (Asne Seierstad) 著;

钱思文译. —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9.8

(挪威现当代文学译丛)

书名原文: One of Us

ISBN 978-7-5327-8058-7

I. ①我… II. ①奥… ②钱… III. ①长篇小说—挪

威—现代 IV. ①I53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28420 号

Asne Seierstad

ONE OF U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from the English

Copyright© Sarah Death, 2015

Copyright© 2013, Asne Seierstad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9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has been published with the financial support of NORLA



图字: 09-2018-692 号

我们中的一个

[挪威] 奥斯娜·塞厄斯塔 著 钱思文 译

责任编辑 / 杨懿晶 装帧设计 / 胡枫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7.75 插页 2 字数 331,000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8058-7/I · 4948

定价: 8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3-83349365

编者说明

奥斯娜·塞厄斯塔是挪威知名战地记者，曾获诸多新闻纪实类奖项，并出版过多部纪实类文学作品。《我们中的一个》是她第一次把视线转向自己的国家，以细腻的笔触还原和追溯了二〇一一年挪威七·二二爆炸枪击案的全过程，也对一个高福利国家如何应对本土增长的暴力事件提出了有力的质询，真实记录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惨痛的悲剧之一。本书获选二〇一五年《纽约时报书评》、NPR、《卫报》、《出版人周刊》年度十佳图书，并入围二〇一六年纽约公共图书馆海伦伯恩斯坦杰出新闻图书奖决选作品。

于特岛惨案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挪威境内发生的最为严重的暴力袭击事件，行凶者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因不满挪威政府的执政策略，以极端激进的方式犯下了这起骇人听闻的案件。

为了深入探询布雷维克极端行为背后的原因，最大程度地还原行凶者的心理活动，作者援引了大量第一手素材，包括布雷维克本人在网络、日记、法庭陈述以及其他有据可查的书面材料中说过的话，很多时候并不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直接援引，而是采用间接的方式，仅仅提及他的观点和想法，但所依据的始终是布雷维克本人的语言。书中涉及政治、宗教、文化等方面的激进言论均为布雷维克本人的想法和感受，不代表作者及出版者的立场和态度。

作者按

本书一切内容均以证词为基础。所有场景均根据目击者叙述而构成。

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经历源自几个方面，包括他的父母、朋友、家人，以及他本人对警方和法庭所做的陈述。我也得以在奥斯陆社会福利委员会调阅了关于他童年状况的全部报告。

涉及他本次恐怖行为的策划时，我在其他资料之外，还用到了他的日记，以及他那份宣言书当中的记录。谈到他在特定状况下的所思所想，以及有何感受时，我所依据的始终是他自己说过的话。通常我都直接援引，并使用他的原话；有时则采取间接的方式，仅仅提及他的表达。

于特岛上的其他资料来自幸免于难的受害人。他们把自己的经历和所见、想法和感受告诉了我。他们的口述，加上袭击者的描绘，使得重现这场恐怖袭击的每分每秒成为可能。

我在本书最后对自己的写作方法做了更长篇幅的阐释。

奥斯娜·塞厄斯塔

2014年12月于奥斯陆

她跑了起来。

跑上山顶，跑过青苔。她的威灵顿长筒靴陷进湿润的泥土。森林的地面在她脚下嘎吱作响。

她看见了。

她看见他开枪射击，一个男孩倒了下去。

“今天我们不会死的，姑娘们，”她曾经对伙伴们说过，“今天我们不会死的。”

枪声再度响起。急速的噼啪声，一阵停顿。紧接着又是一轮。

她已经来到了恋人小径。身旁都是撒腿跑着、想要找到地方藏身的人。

在她身后，一张生锈的铁丝网沿着小径铺展开去。铁丝网的另一边，陡峭的悬崖坠入蒂里湖中。几株铃兰的根须紧紧抓着山坡，看上去像是从坚硬的石头里长出来的。花期已过，叶片底部盛满了从石崖上淌下来的雨水。

从空中向下俯瞰，小岛一片葱绿。高大松木的顶部互相交织。细细的阔叶树把纤长的枝条伸向天际。

可是站在这里，从下方的地面上看过去，森林却很疏落。

不过在一些地方，草长得很高，足够把人盖住。平坦的岩石从一段倾斜的小径上伸出来，宛如盾牌，能让人从底下爬过去。

枪声又起，更响了。

开枪的人是谁？

她沿着恋人小径来来回回。匍匐前进。那儿有许多孩子。

“我们躺下来装死吧，”一个男孩说道，“用奇怪的姿势躺下来，这样他们就会以为我们已经死了！”

她躺了下来，一侧的脸颊朝着地面。一个男孩躺到她的身边，把手臂绕在她的腰上。

一共有十一个人。

他们都照着那个男孩的话做了。

要是他说了“快跑！”，或许他们就会跑的。可是他却说了“躺下！”。他们紧贴着彼此躺了下来，头转向森林和深色的树干，腿靠着铁丝网。一些人相互依偎，一对情侣一动不动地倒在一起。两个女孩，最好的朋友，则手拉着手。

“会没事的。”十一个人中的一个说。

大雨已经减弱，但最后的几颗雨珠仍旧沿着他们的脖子和汗津津的脸蛋往下滴。

他们尽可能只吸进一点点空气，努力不出声地呼吸。

一丛覆盆子横生蔓长到了悬崖上。近乎纯白的浅粉色野玫瑰牢牢缠住了铁丝网。

随后他们听到了逐渐接近的脚步声。

他稳步向前，从石楠花中间穿过。他走过风信子、丁香和三叶草，靴子深深地踩进地里。几根腐朽的枝条折断了。他的皮肤苍白潮湿，稀疏的头发向后梳起。他的眼睛是浅蓝色的。咖啡因，麻黄素和阿司匹林奔涌在他的血管里。

到了这个时候，他已经在岛上杀了二十二个人。

开了第一枪之后，一切就都很容易了。第一枪让他吃到了苦头。差

一点就做不到了。不过现在，手里握着手枪，他很放松。

他在挡住那十一个人的小山丘上面停了下来。站在那里，镇定地低头看着他们问道：“见鬼，他在哪儿？”

他的声音响亮而又清晰。

没有人回答，没有人动。

男孩的手臂重重地搁在她的身上。她穿着红色防水夹克和威灵顿长筒靴，他穿着格子短裤和T恤。她晒得黝黑，他皮肤很白。

山坡上的男人从右侧开始。

第一枪打进了躺在队伍尽头的男孩的脑袋。

接着他瞄准了她的后脑。她卷曲的栗棕色头发在雨中潮湿发亮。子弹不偏不倚穿过她的头部，射进了她的大脑。他又开了一枪。

片刻之后，把手臂搭在她腰上的那个男孩被击中了。这一枪打中了他的后脑勺。

一个人口袋里的手机响了。另一部手机收到一条短信，发出哔的一声。

一个女孩头上挨枪的时候，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轻轻地说道：“不要……”她那声被拖长的“不——要——”消失在了寂静之中。

每隔几秒就是一枪。

他的武器上有激光瞄准具。手枪发出一道绿色的光束，步枪则是一道红色的。光束指向哪里，子弹就打到哪里。

靠近队伍另一头的女孩瞥见了他那双沾满泥浆的黑色靴子。在鞋跟后面，和地面平齐的地方，金属的靴刺露了出来，照亮了他裤子上那根格子图案的反光条。

她正和自己最好的朋友手牵着手。她们的脸庞转向了彼此。

一颗子弹穿过她童年好友的头顶、头骨和前额。女孩的身体抽搐了一下，痉挛传到她的手心里。她握着的手松开了。

十七岁的人生并不算长，还活着的那个女孩心想。

又一枪响起。

子弹嗖地掠过她的耳朵，划破了她的头皮。鲜血流过她的脸庞，没过她脑袋底下枕着的手掌。又是一枪。

她身旁的男孩小声说道：“我快要死了。”

“救命，我快要死了，救救我。”他哀求着。

他的呼吸变得越来越轻，直到再也没有动静。

人群中间的某个地方传来一阵微弱的呻吟。

有无力的低咽和一点汨汨的声响。跟着就只有一两声轻轻的尖叫。没过多久便一片死寂。

这条小径上曾经有过十一颗跳动的心脏。如今只有一颗仍在搏动。

稍远一点的地方，一根原木斜卡在那儿，挡住了铁丝网上的一个破洞。几个年轻人已经爬过那个小小的缺口，攀下了陡峭的山坡。

“女孩子先走！”

一个男孩正在设法帮助大家下山。枪声从小路上传来的时候，他自己也纵身一跃，从恋人小径上跳了下来，落在潮湿的沙土、鹅卵石和页岩上。

一个一头鬟发的女孩正坐在岩架上最靠外的地方。她看见他跳了下来，叫出了他的名字。

他在双脚着地的同时顿了一顿，停下来环顾四周。

“坐到我这儿来！”她喊道。

整条岩壁上都是年轻人。他们挤在一起给他腾出位置。他在她身边坐了下来。

他们是昨天晚上认识的。他从北方来，她来自西部。

他在音乐会的时候把她托到了台上。他们在恋人小径上散了步，

在岬角上休息了一会儿。那个七月的晚上又黑又冷。她还借了他的毛衣来穿。最后要爬上山回到帐篷里去的路上，他请她背一下自己，他实在是累坏了。她笑了，却还是背起了他。就为了让他能离自己近一点儿。

杀手踢了踢小径上的十一个人，看看他们死了没有。朝他们开枪用了两分钟。

这里已经结束了，于是他继续沿着恋人小径往前走。

他的制服里面戴着一块用银链穿着的圆牌，白色的珐琅上有一枚红色的十字架。十字架周围环绕着银色的装饰，一顶骑士的头盔和一颗头骨。此刻，他稳稳地阔步向前，四下打量，圆牌敲击着他脖子上的凹陷。一边是稀疏的树林，另一边是铁丝网之外的陡峭深渊。

他在原木旁边停了下来。从上面眺望过去，望向那陡直的山坡。

一只脚从一层岩架上露了出来。他在一堆灌木丛里看见了彩色的东西。

岩壁上的男孩和女孩攥住了彼此的手。听到沉重的脚步声停下来的时候，女孩闭上了眼睛。

穿着制服的男人举起步枪，瞄准了那只脚。

他扣动了扳机。

男孩叫了一声，他的手从她手里滑了出去。沙土和砾石溅到了女孩的脸上。

她睁开了眼睛。

他跌了下去。是摔下去的还是跳下去的，她不知道。他又被打中了；打在背上，身体被抛得更远了。他飘到了空中。

他落在水边，倒在一块石头上。子弹穿透了他的外套，穿透了前一天他借给她的毛衣，穿过他的肺部和胸腔，然后打穿了颈部的动脉。

小径上的男人欢呼雀跃。

“今天你们都会死的！”

他再次举起了武器。

第一部

一个新生命（1979）

“人希望被爱，若没有，那么被崇拜，没有被崇拜，那么被畏惧，没有被畏惧，那么被仇恨和蔑视。人想给他人注入某种感情。灵魂害怕真空，不顾一切代价，它向往接触。”

雅尔玛尔·瑟德尔贝里，《格拉斯医生》，1905¹

这是一个晴朗寒冷的冬日，奥斯陆光芒闪耀的日子。人们几乎已经遗忘的太阳，把积雪映照得熠熠生辉。滑雪爱好者们从办公室的窗口投下长长的一瞥，仰望着洁白的山顶、雪道和蓝天。

喜欢待在家里的人咒骂着零下十二度的气温，如果被迫冒险出门，便会带着一阵哆嗦，穿上厚实的皮毛大衣和带衬里的靴子。小孩子夹棉的雪衣底下，被好几层羊毛裹得严严实实。幼儿园操场的平底雪橇道上传来阵阵尖叫，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全职工作，到处都开起了幼儿园。

医院周围的栅栏旁边拢起了高高的雪堆，雪是从马路和人行道上清理出来的。严寒让雪地在经过城北医院旧楼的人们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今天是十三号星期二，一年之中的第二个月。

汽车开到大门跟前，停下来等候，车门打开，即将生产的母亲小心翼翼地下车，靠在马上就要成为父亲的男人身上。所有人都聚精会神地投身这场属于自己的大戏，一个新的生命正在降临的路上。

从七十年代初期开始，公立医院就允许父亲陪产了。曾经被赶到走廊上，听着尖叫声从产房里传出来的父亲们，现在可以置身分娩的现场，看着胎头推出身体，嗅到鲜血流淌的气味，听见婴儿发出第一声啼

哭。有些父亲从助产士的手里接过一把剪刀，以便剪断脐带。

“性别平等”和“新家庭政策”是贯穿这十年的关键口号。孩子和家庭不再纯粹是女性的领地。父亲们从出生开始就加入到对孩子的照顾中来。他们也要推婴儿车，准备婴儿食品，全面参与育儿工作。

一个女人正躺在一间房里忍受剧痛。宫缩非常猛烈，胎儿却一直不动。预产期已经过了九天。

“抓住我的手！”

她呻吟着对床头的男人说出这句话来。他拉起她的手紧紧握住。这是他第一次陪产。他的上一段婚姻有三个孩子，可那时候他会等在走廊里，直到婴儿被漂漂亮亮地包好，两个被裹在浅蓝色的毯子里，一个裹着浅红色的。

女人开始喘气。男人没有松手。

他们一年之前刚刚认识，在市里弗朗纳区一栋公寓楼的地下洗衣房里。她在一楼租了一间斗室，而他在楼上拥有一套更大的单元。他——刚刚离婚的挪威外交部外交官，在伦敦和德黑兰分别工作一段时间之后，被派回国内任职。她——一个助理护士兼单亲妈妈，有一个四岁的女儿。他四十三岁，消瘦憔悴，发丝渐稀，她比他小十一岁，苗条，漂亮，一头金发。

他们在洗衣房里认识之后不久，她就发现自己怀孕了。他们在波恩的挪威大使馆里结了婚，他在那里参加一个会议。他待了一个星期，而她只待了两天，一个朋友在奥斯陆照看她的女儿。

起初怀孕让她很是欣喜，然而不出一两个月，她就满心疑虑，不想

1 《格拉斯医生》，瑞典作家雅尔玛尔·瑟德尔贝里1905年出版的中篇小说，此处采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

再要这个孩子。生活似乎难以预测，充满险恶。每次他上一段婚姻的三个孩子来看他，他都显得既冷漠又疏远。和一个看起来那么不喜欢孩子的人再生一个孩子，感觉就像是疯了。

她怀孕的那个月，允许经本人要求实施人工流产的立法在挪威议会上提出，以一票的优势获得通过。这条法律直到第二年才生效。它在妊娠的第十二周之前，赋予女性没有限制的堕胎权，无须接受医疗委员会的质询。十二周之后，只有出于特殊的理由才能实施人工流产。她花了太长时间才拿定主意，无论如何也已经来不及把胎儿掏出来了。它已经在她的子宫里生了根。

她很快就开始觉得恶心，对那个吸收了营养、不断生长、每周都在获得新感觉和新技能的小生命非常厌恶。它的心跳稳定而有力，它的头颅、大脑和神经都在以正常的速度发育。没有查出反常的地方，没有畸形足，没有多余染色体的迹象，没有脑水肿。相反，据医生所说，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孩子，身体健康。真可气，母亲觉得。“他几乎就像是故意在踢我似的，为了折磨我。”她说。

孩子出生的时候有点发青。

不正常，他的母亲心想。

一个漂亮的男孩，他的父亲说道。

时间是两点差十分，一天当中的正午时分。

男孩立刻开始锻炼自己的肺叶。

按照医院的说法，这是一次正常的分娩。

《晚邮报》¹上有一则启事：

阿克尔医院。男孩。

1 《晚邮报》(Aftenposten)，挪威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二月十三日。温彻和延斯·布雷维克。

后来，他们会各自讲起自己关于这趟分娩的回忆。她会说那次真是糟透了，而且她完全不能接受让丈夫在场。他则会说一切都很顺利。

这孩子显然是被她用的那么多止痛药给影响了，他的母亲说。小男孩俊俏又健康，他的父亲说。

再后来，他们对大多数事情都说法不一。

挪威外交部已经对年轻父母采取了弹性工作制，允许新爸爸们在孩子刚刚出生的那段时间与妻儿一起待在家里。

然而当温彻从医院回家，回到弗朗纳那栋贵族气派的公寓大楼里时，却发现少了点什么。

一个在新生儿回家的时候，没有想方设法保证尿布台已经就位的父亲，是一个不欢迎孩子的父亲，温彻是这么听说的，她一边在浴室的地上给孩子换尿布，一边闷闷不乐地想着。时代或许已经变了，可延斯却是个老派的人，因而给孩子喂奶、唱歌，哄孩子睡觉的都是她。她忍过母乳喂养的艰辛，乳房胀痛，一碰就疼。一片阴影已然降临到了她的身上，一种将她之前的人生统统裹挟其中的忧郁。

终于，她对着丈夫大喊大叫，叫他去买一张尿布台。延斯照做了。但他们之间已经有了一道裂痕。

他们给男孩起名安德斯。

男孩六个月大的时候，延斯·布雷维克被派到伦敦任挪威大使馆参事。他先行一步，温彻和孩子们在圣诞节前跟了过去。

他们在位于普林斯盖特的公寓里非常孤独。那房子大得惊人，大多数房间都闲置着。女儿开始在英国学校上学之后，温彻就跟安德斯和

互惠生¹一起待在家里。繁华的大都市让她紧张焦虑，心神不宁。在普林斯盖特，她日益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就像她小时候学到的那样。

不久之前，他们还很相爱。在奥斯陆的家里，她有一箱他写的短信和情书。

此刻她在这座宏伟的公寓里四处走着，满心悔恨。她责备自己嫁给了延斯，还让这个孩子把自己和他绑得更紧。她早就在丈夫身上察觉到了她不喜欢的特质。他总是板着脸，一切都要顺他的意，也不会体谅别人的感受；类似这样的事情都压在她的心里。我一定不能把自己和他拴在一起，她早就这样告诉过自己。然而她恰恰这么做了。

他们结婚的时候，她已经怀孕好几个月了。她闭着眼睛跨进了婚姻，希望等她再次睁眼的时候，一切都会变得美满。毕竟丈夫也有好的一面；他可以表现得既体贴又大方，而且是个非常整洁的人。他的工作似乎做得很出色；经常在外出席招待会和正式的晚宴。她希望等他们变成一个真正的家庭的时候，两个人的生活就会好起来。

在伦敦她变得越来越不快乐。在她看来，他似乎只是想要一个打扮得完美无瑕的妻子和一个一尘不染的家。这些才是他感兴趣的事情。而不是她。不是他们的儿子。

她觉得他是在强迫自己跟他同房。他则觉得她非常冷淡，没有在身边支持他。他说她是在利用他，嫁给他时只想着自己的私利。

到了春天，温彻已经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不过她是不会承认的，她觉得是周围的环境让自己郁郁寡欢。她无法忍受丈夫，也无法忍受自己的生活。她的脑袋一片混乱，她的人生毫无意义。

一天，她开始整理行装。

1 互惠生 (Au Pair)，为学习语言和体验文化来到外国的年轻人，寄宿于东道主家庭，同时为该家庭做一些看护儿童的工作。